

6  
花火

# 何日 何日 何日

何日  
何日  
何日

12475

北方联合出版社  
春风文艺出版社  
(集团)  
沈阳  
沈阳  
沈阳

2017.5  
10001



# 何日不离伤

星空飘雨◎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星空飘雨 2011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年华何日不离伤 / 星空飘雨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1. 2  
ISBN 978-7-5313-3919-9

I. ①年… II. ①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9760 号

## 年华何日不离伤

---

责任编辑 肖云峰  
责任校对 王虹  
装帧设计 尚洁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  
特约编辑 章娟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数 203千字  
印张 7  
版次 2011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2月第1次

---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网址 [www.chinachunfeng.net](http://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ISBN 978-7-5313-3919-9

定价: 19.80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731-82755886

## 年轮的回归线

这本书，是写给单亲家庭孩子们的共鸣诗。

在那个不知何时就已消失不见的夏天，我开始写这个故事，亲身经历过的往事，与人物贴近的原型，回忆如流水般缓缓地从笔尖涌出。

从小一起成长的青梅竹马、最珍惜的玩伴、朦胧思慕的恋人、年少而任性的喜欢、懵懂而无意的伤害……单亲家庭的孩子，注定缺少一半的关爱，从此生命里背负着欠缺，在成长的路上，会更加寂寞更加艰难地前行。例如朱婧竹、苏蓝沉，例如于向彬、展银澈、我……

没有谁能陪伴谁走完一生，人的一生就是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别离，这么长的时间里，故事里的原型也陆续地离开了我的身边，徒留在我的脑海里，那些或温暖或苍凉的记忆……那个青梅竹马却从小与我彼此仇视的于向彬，那个背负着沉重的往事却将自己伪装成开朗少年的苏蓝沉，那个总在微笑的温柔优生展银澈，也同样是我爱过的温雅少年……年少的固执和骄傲无可救药，我们总是不经意地思慕了一些人，又不经意地伤害了一些人，直到最后，各奔东西。

其实，我和故事里的小竹，真的非常相似，没有安全感、对待“喜欢”奋不顾身、明明脆弱却总是逞强、受了伤害还要努力微笑……只是，她永远比我更加坚强，更加坚定，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也知道自己如何做可以得到，我也希望，自己能成为她那样坚强

的人。

不颓废、不憎恨、不娇气、不绝望……

弥漫在青春里的伤痛故事，或许是一群人的缩影，我们都是这样，寂寞地渐渐地长大。

我只是想要证明一些事情，成长的路上，就算会有疼，但是，只要有人陪着，一切都还美好。

把这个故事，献给我之前爱、现在爱、将来也会一直爱下去的那些人。

请你们看着我，我会勇敢地幸福下去。

共勉之。

【自序】..... Preface

## 年轮的回归线

..... 001

【第一章】..... Chapter 01

## 青春微凉

我们的年华是微凉的，走过一路，寸草不生.....

..... 001

【第二章】..... Chapter 02

## 恋心微凉

许我一场公主和王子的童话梦，莫失莫忘，彼岸云端.....

..... 047

【第三章】..... Chapter 03

记忆微凉

梦想的碎片刺入胸口，那些悲哀的往事，陆续重生，继而永生……

..... 101

【第四章】..... Chapter 04

梦境微凉

迢迢的流年，是孤独的盲，梦，就是总有一天会醒来的意思……

..... 153

【第五章】..... Chapter 05

微凉终结

今生的忘川，轮回的尘寰，你说，曾记得，那瞬间的温暖……

..... 207

# 青春微凉

## 【第一章】

寸草不生……

我们的年华是微凉的，走过一路，





## 第一节 再遇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我呸……”

没错，于向彬这个浑蛋，虽然是我的青梅竹马，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之间彼此敌对的立场，就因为两家家长是刎颈之交，某次聚宴时就喷着酒气醉眼蒙眬地指腹为婚了，而我俩可争气地给大人们来了个同年同月同日出生，两家人喜笑颜开之际，我和于向彬的这段孽缘也算是开始了。

我叫朱婧竹，在于向彬的口中就成了“小猪”。

于向彬从小就欺负我，原因是不喜欢我有这个“未婚妻”的名号，让他在孩子中很丢脸，但被叫做于向彬“未婚妻”的日子并不长，小学五年级时，一场车祸带走了我爸爸。

记得那是个下雨天，我参加完爸爸葬礼返回了学校，于向彬不知死活地凑上来问我：“喂，小猪，你爸爸老猪呢？”瞬间被激怒的我也不知是哪里来的力气，哭号着冲上去厮打他，教室里一片惊呼声，直到老师闻讯而来，他的脑袋已被桌角碰出了血，这场闹剧使我们成功地撕破了脸皮，从此像仇人一般不共戴天。

单以妈妈一人抚养我，家境实在是十分窘迫，爷爷奶奶卧病在床。两年后，妈妈不得已地选择了改嫁，我也转学到了新的中学，没有了于向彬那浑蛋的捣乱，我终于度过了充实的三年，即使有同学会因得知我的丧父的过去而刻薄我，我也依旧能够忍受，但是当我考上那所重点高中之后，生活又戏剧性地发生了转变。

高中开学不到一个星期，我居然在学校的开水房里与阔别三年的于向彬意外地相逢。

那天格外炎热，九月的天气依旧有着秋老虎的余威，自习课上我背单词背到口渴，就拿着杯子偷偷从后门溜出，水房没人，我接完温水痛快地喝掉正准备接第二杯时，一只嚣张的大脚丫已经抢先伸到了龙头下，水溅了我一身，瞧，那不知羞耻的大脚趾还在扭啊扭呢。

我愤怒地直起身来准备开骂，一抬头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

两人对视了一秒，他突然指着我不敢置信地大叫：“啊！小猪！”

与此同时，我毫不客气地把水杯剩余的水利索地泼到了他的脸上，咬牙切齿道：“于向彬！”

这就是我们命运之中的再次相遇，第二天学校贴出布告批评：高一（三）班的朱婧竹同学和高一（五）班的于向彬同学，无视上课制度，在水房浪费水源打水仗，还将劝阻同学烫伤。

这一时成为同学口中的笑料，对于于向彬还记得我这件事，我表示深切地哀痛，当然，对于于向彬这种差成绩的孩子怎么会来这种重点高中，我也自然心知肚明，他家老爸估计又不知给校长塞了几万块钱吧，望子成龙，子却成虫。

周末的时候我去看望常年卧病在床的奶奶，奶奶慈祥地看着我：“是吗，以前那家的小彬吗，现在他也长大了，世道变了啊，不知道现在他们家还看不看得上我们家。”

对于以前那个什么娃娃亲的约定，我冷笑，这已经不是我不配得上他的问题了，我讨厌他，若是真要和他共度此生，那才是真正的笑话。

在学校里，于向彬依旧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身材高挑的他经常是穿着一身宽大的运动服，脚下踩着不正经的人字拖鞋转来转去，在他的印象里，我似乎依旧是儿时的那个“小猪”，只是他不知道我的心里已经有了隐秘的伤，他威胁我做他的跟班，我毫不留情地一脚踹了过去，现在的我个头也已经长到了一米七了，再不是小时候可以随意欺侮的女孩，而且我也有了新的死党加保护者，于向彬的朋

友——苏蓝沉。

苏蓝沉——就是那个布告里说的不幸被烫伤的倒霉孩子，那天于向彬仗着身强力壮占据了龙头，我打不过他就拿起桌上一壶水向他泼过去，却没想到有人冲上来拦阻，那水冒着腾腾热气全数洒到别人身上。

事后我说起这事，苏蓝沉苦笑着说：“早知和于向彬打架的是这么凶悍的女孩子，打死也不去插手。”

于是由此事我断然认为，苏蓝沉是个好孩子，就此和他成为朋友，苏蓝沉与于向彬最大的不同是他没有暴戾的个性，长着一副温文尔雅的面容，个性也温和有礼，至此我们就经常玩在一起，以他的话就是初次见我时太过惊心动魄。

在这种竞争压力很大的高中里，人很容易就失去前进的勇气，就在我正为开学初次的月考准备焦头烂额之时，于向彬找上了我，原来他喜欢上了我们班的漂亮女生，陆浅息，要求我去帮忙说合，并创造让两人独处的机会。

当陆浅息怯怯地来问我对于向彬的看法时，天知道我实在是太了解他，从出生就是一起，从他几岁尿床几岁干坏事几岁被狗咬都一清二楚，自然把他贬得一文不值，于是于向彬同学光荣失恋，用苏蓝沉的话就是：“哎呀，那是刚开了那么朵恋爱的小花啊，啪的一声就折了。”倒让苏蓝沉同学安慰了他好久。

我告诉苏蓝沉是我口下没留情，并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苏蓝沉瞪着一双清澈的大眼睛，一副了然的模样：“哦，小竹，原来你是吃醋啊，听说你是于向彬从小定下的未婚妻呢。”

我一口气没笑完被呛到了嗓子眼里，翘起了一下，才脸红脖子粗地吼道：“谁是他未婚妻！”

其实苏蓝沉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也有了喜欢的人——展银澈。只可惜听说他早已经有了心仪的女孩，而我的规则就是，如果有喜欢的东西，我就要努力地去得到。于是我勇敢地跑去和他的同桌换了座

位，在一次次学习、课余的相处中，我和他渐渐地有了默契。之后，向他表白，展银澈答应我那天，依旧下着小雨，如多年前的那天，是一场悲哀的相离或相聚。

看，这个样子，就是有喜欢的人了……

## 第二节 交错

放学已经很久了，同学们陆续离开，我没有打伞，心中怀着那份甜蜜走出校门，走了不远，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于向彬满脸不情愿地朝我跑了过来，扔给我一把伞说：“我爸让我给你的。”

我望见站在远处车前于向彬的爸爸，已经那么多年了，之前的那个“于叔叔”容貌越发沧桑，我走上前去道谢，他尴尬地面对着我。

“小竹是吧，多少年没见了，已经变成大姑娘了啊，原来和小彬一所学校，你们可要好好相处啊……小彬在学校里表现怎么样啊？”

我不知道他的这份尴尬是来自何处，是想到之前我和于向彬那个娃娃亲约定才尴尬的，还是尴尬于因怕麻烦这么多年来对于我家人的不闻不问。但是，我们依旧过得很好，那个他的好友已经魂归天国，那些话那些情谊，当然可以不算数了吧。

我迎着 he 微笑着回答：“于叔叔，您放心吧，小彬他一直很努力，成绩也进步了很多，而且平时也很照顾我。”随后鞠躬下去，“先父也是，受您照顾了。”

他脸上的肌肉不自在地抖动了几下，一旁站着的于向彬不出预料的一副惊异的神情。

你看啊，我现在已经出落成温和优雅的女孩，幼时的那个噩梦，看起来似乎未给我多么大的打击和伤痛，但伤痕已在心里生了根，遇到过去的那些人想起过去的那些事，就会繁盛生长。

回到学校，于向彬明显是感激于我那天在他家老爸面前的美言，不太经常过来滋事，更多的时间，我跟展银澈在一起，一起学习，课余避着老师一起出去逛，就像很久以前的地下党。

年轻的岁月里，单纯的喜欢就可以使青春开成一朵小花。他是个面容清秀、成绩优异的少年，和他在一起是我兵荒马乱的经历中最为温暖和安静的部分，有时，看见我和苏蓝沉在一起玩，他居然还会流露出一不高兴的神情，我想他是在意我的吧。

然而事情总在一些时候就变得俗套和可笑，那天课间，于向彬和苏蓝沉闲来无事就在篮球场上双人斗牛，引来一群小女生围观，我从旁边走过却突然被人拉住衣角，扭头一看，竟是班里于向彬恋上的小姑娘陆浅息，她一脸神秘地悄声问我：“小竹，那个男生是谁啊？”

“苏蓝沉。”我说。

“哦。”她应着，目光却盯着球场，那眼神是我没看过的。

我继续走过去，于是听到陆浅息喃喃地道：“那小子真帅！”

苍天啊，这又不是朗诵畅销书，我的脑子差点变大，凭借女生的敏感，我知道事情或许要变得大条了。

赛后两人汗淋淋的，就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我用力挤开那群争着递水递毛巾的女生，一把拖住苏蓝沉就走，丢下于向彬和一大群女生目瞪口呆。

好不容易到了僻静无人处，我看着气喘吁吁的苏蓝沉，严肃地问他：“苏蓝沉，我有很重要的事要问你。”

“什么呀，说吧。”他仿佛被我的神情吓住了。

“你有没有喜欢的人？”

“没有。”苏蓝沉答得很轻松，“闲着没事为什么要去那样折腾自己。”

“唉——”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立马继续严肃地警告，“那你可别随便答应小女生的表白啊，这是为你好。”

苏蓝沉的眼里突然有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他有些疑惑地盯

住我，半天才嗫嚅地开口：“小竹，其实我一直以为，像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永远维持在纯洁朋友上的。”

啊？！我愣了半天才发现是他误会了，狠敲了一下他的额头：“笨蛋，是因为于向彬啦！”

纯洁的苏蓝沉在听完事情的经过之后，为自己的“自作多情”足足脸红了一个下午，真是可爱的男生。

其实我总有奇特恍惚的预感，他像展银澈，都是那种微笑温良可以治愈别人的人，但是不同的是，我可以无所顾忌地和苏蓝沉玩在一起，哭了闹了做了糗事了也不觉得丢脸，而展银澈，我只能和他淡淡地相处，因为心中的那份喜欢而有了顾忌，总想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他。

或许，这就是玩伴和恋人的区别吧。

新近考试的成绩很快就下来了，握着手里的卷子，我淡淡地微笑，还是以往的名次和成绩，之前在初中可以名列前茅，到了重点高中却也只能在中游浮动，我习惯性地看了看排名榜，展银澈第一名，第二名却不是陆浅息，她的名字滑落到十五名开外。

我过去安慰她，她趴在我的肩上，哭得很伤心，我或许知道她最近心不在焉的原因，但却无法这么纵容她。

走出走廊时看见于向彬，他居然烫了一头鸟窝状的鬃发，棱角分明的脸上满是得意，他叫住我：“喂，小猪，这次小息名次怎样？”

小息？我暗自悲叹，明明不可能却依旧无法释怀的可悲的于向彬，我指指墙上的名次表，就下楼了。

其实到现在为止我都后悔，为什么要破坏于向彬那初生的喜欢；为什么要把事情告诉苏蓝沉；为什么不劝说陆浅息一心向学；为什么我这么早就离开了。但是，当时做完超负荷的习题我有一种极度的饥饿感，才去了校外的小饭馆。

等回去后，走廊上人声喧闹，我看见高大的于向彬拉扯住了苏

蓝沉，大声地咆哮着：“这就是老子平日所认的……好朋友啊……居然是个叛徒……居然乘虚而入先下手为强……老子什么都舍得和你分享，但是那人不行啊，那是我……喜欢的……”

到了最后那几个字，已经逐渐变成低哑的嘶吼，透过人群我看到纤细瘦弱的苏蓝沉一直在挣扎着想说什么，随后翘起着跌靠在走廊的栏杆上，我拼命向前挤过去，然后看到陆浅息飞快地跑了出来，对于向彬大声喊着：“你到底在胡闹什么啊？！”

完了，我闭上了眼睛，事情终于误会到了万分古怪的地步了，我好不容易挤到前面去，飞奔着扶起苏蓝沉，给他擦掉脸上的灰尘，猛然我就意识到忘记了什么，僵硬地一扭头，陆浅息看向这边的目光里，瞬时蒙了一层灰，然后步履摇晃地转身离开。

于向彬一见，也欲掉头离去，被我死命地拉住了。

“向苏蓝沉道歉！”我大声说着。他难以置信地低头看了看我，比他矮一个头的我和他面对面站在那里，那时的表情一定是无所畏惧的。他扬了扬拳头：“你不怕我揍你吗？”

“敢的话，你试试看啊！”我继续大声说着，眼神不退缩地瞪视着他。终于，他在气势上输给了我，无奈地放下了拳头。

我不怕你，从小的时候你欺负我开始，成长到现在，我已经没有了怕你的理由……

一旁的苏蓝沉早已被同学们扶起送往医务室，于向彬失败地盯视着骚动的人群，突然死死地拉住了我的手：“小竹你跟我来。”

他的步子那么飘摇，那是他这么久以来第一次叫我“小竹”。

那天晚自习我没有去上，和于向彬在操场上坐了很久很久，听他讲出了事情的经过。

把陆浅息叫出来试图安慰的于向彬对她的冷淡态度十分不忿，在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冲口问出一句：“你是不是有了别的喜欢的人了？”

陆浅息反感地瞥了他一眼：“有，又不是你。”

“他叫什么名字？”于向彬阴沉着一张俊脸。

陆浅息侧头想了想那天我告诉她的那个名字，声音清脆地说：“嗯，苏蓝沉！”

于向彬突然之间蒙了，然后疯狂失控地奔跑了出去。

在他的心中，显然以为陆浅息是由于喜欢上了苏蓝沉才时常对他冷淡，这对认为受到背叛的他打击很大，只是，或许他不知道这许多个误会的前后因果，罪魁祸首……是我。

“小猪，我是不是真的很过分，难怪你一直都讨厌我。”一起坐在乒乓球台上，于向彬的语气深深浅浅地沉淀着悲哀。

哼，白痴一个……

### 第三节 伤害

“如果你不向苏蓝沉道歉的话我会更讨厌你的。”我不客气地把话说绝。

“嘿嘿——”他低笑一声，“果然还是他比较容易受到女孩子的在意，我只是不明白，我并没有做什么让小息讨厌的事，为什么小息就那么排斥我呢？”

“那是因为我和她说了你的坏话……”我吐露了实情，我清楚地知道如果不说出实话的话，很可能于向彬和苏蓝沉再也不会和好了。

我知道刚开始对一个人的喜欢是多么重要，就像展银澈，看到他的笑容我就会觉得很温暖，但是，于向彬的那份喜欢，却被我给无情地破坏掉了。关于苏蓝沉，我真的也很喜欢和他在一起玩，他那单纯老实的个性让人喜欢，或许有些贪心，但是，苏蓝沉真的是我很重要的朋友。

于向彬睁大眼睛瞪着我，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



“我本来认为你反正是个早死了爹的人，才可怜你最近没有去招惹你，你居然给我惹上门来了。”

于向彬只需要唇齿间绽放音节，就可以构成残酷的话语，我猛然感觉有一阵刺痛从心底传来，那些我这么多年来掩盖的悲伤记忆，又一次在我的眼前揭开，鲜血淋漓。

还好，我早已有了足够的坚强去应对，像我这样从小就少了一半关爱和保护的人，要不是拼命告诉自己要坚强不要哭不可以为那些伤害我的人流泪的话，我早支撑不到现在了。

“说完了吗？”我微笑着，“于向彬，其实我还听过更残忍的，你知道我妈妈带我改嫁之后，在初中时被他们叫做带犊子吗？其实这已经是相当重的话了，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个没爸爸保护的被带来这里的野孩子，至少你，还没有说过我这个吧。”

黑夜里，于向彬的大眼睛仿若星辰，呆呆地看着微笑着说出这些的我。

我不再理他，起身拍打掉身上的灰尘，向教学楼走去。

一走出他的视线，我的腿不由自主地软了一下，膝盖重重地碰在台阶上有清脆的声响，我俯下脸，终于控制不住地流下泪来。

“爸爸……我已经……变得足够坚强了。”

考试之后通常都会有两天左右的假期，我回了家，其实平时我是很少回家的，这几年的中学生活里，只有每天夜里下了晚自习再回去，那时家里人都早早睡了，不需要面对他们，更不需要和他们客气而尴尬地相处，每天早上很早就又匆忙地赶往学校，中午在食堂吃，相比之下过得轻松很多。

“那位‘伯伯’是好人，他对妈妈的关心几乎无微不至，他是离婚又娶了妈妈的，那唯一的儿子已跟了他的前妻离开，平时家中也只有他和妈妈两个人，他不止一次地和妈妈说，让小竹常回来呗，家里只有我们这么两个人，太寂寞了。”妈妈把这话转给我时，我淡淡地